

實用文章義法

下冊

實 用 文 章 義 法

下 冊

上 海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民國五年十二月四日
民國六年一月四日
民國十六年四月四日
印刷發行



(實用文章義法)全二冊

定價銀六角

著者 梓潼謝无量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京 天津 奉天 廣州 長沙 開封 溫州 長春
漢口 南昌 南京 杭州 濟南 保定 武昌 太原
常德 福州 成都 重慶 雲南 徐州 西安 瀋陽
沙市 蘭州 衡州 貴陽 吉林 潮州 安慶 桂林
東昌 廈門 蕪湖 鎮江 揚州 蘇州 杭州
石家莊 鳳龍江 張家口 新加坡

(一四五六)

文 學 自 修 參 攷 用 書

中國大文學史

布面精裝一冊定價三元

謝无量著書分十卷自上古中古至近世清末止於各時代之狀況作者小傳最著名之文章等敘述甚詳每家均附其著作一二篇而加以批評實我國文學史空前之大著其引用泰西研究文學之法尤為新穎

中國六大文豪

布面精裝一冊定價一元八角

謝无量編本書於屈原司馬相如揚雄李白杜甫韓愈六家各考其文章淵源探掇精粹之文加以詮註評論讀之可知六家名著之崖略進可以辨古今文學之源流也

中國婦女文學史

布面金字一厚冊一元四角

謝无量編本書上自周代下迄有明以時繫人附其製作各綴小傳紀其實實洵足為婦女文學界放一異彩

作文類典

布面一冊二元四角

本書分三十餘門三百數十類凡文字上應用之典故事實以及各科學術之普通名詞無不完備手此一書則臨文需用之材料依類尋覓不難得心應手

古今文綜

四十冊本國紙定價十四元洋紙十元

本書注重實用不分駢散上自三代下至近世別為六部十二類更晰子目確定統系綜貫比較其選擇之精體裁之備實空前所未有

五朝文簡編

二十八冊定價六元六角

唐文粹宋文鑑南宋文範元文類明文在清文錄皆集一代文之大成本編為便於誦讀計專取有用之文輯為簡編以便學校教授家庭自修之用

評註音釋續古文辭類纂

八冊定價二元

湖南王益吾纂此書文家早有定評茲覓得原刻本并各家專集散集諸精本互勘對校加以總評眉評及詳細音注精確圈點為研究近世文學之津梁

實用文章義法卷下

第五章下 篇法論

第八節 逐事條陳

文章逐事條陳。井然不亂。使利害洞見。如賈誼之陳政事疏。諸葛亮之後出師表。皆是此法。議論事理者。恆取之以爲式。唐宋以來作者。或失之繁冗。今錄韓退之禘祫議一首。略見行文次序之概。蓋書說辨駁之詞。並宜此體也。

禘祫議

韓愈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宣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

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

禘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禘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逐事條陳。本不限於文字之長短。然亦有於最長之辨駁。而僅以數語答解。彌見簡要者。如司馬溫公致王荊公書。累數千言。列陳其失。荊公答書。逐事爲辨。僅用數語了之。是也。亦錄其式於下。

答司馬諫議書

王安石

某啟。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列舉四條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爲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關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逐事辨答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勝區區嚮

往之至。

今更附列諸葛亮後出師表於下。庶於逐事條陳之法。得溯其原而益瞭然矣。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以下逐事條陳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

關。然後僞定一時爾。況臣才弱。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之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第九節 一級高一級法

歸震川曰。文字自下說上。如登九層之臺。漸陟其頂。是謂一級高一級法也。如錢公輔義田記似之。

義田記

錢公輔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屏而家居。俟歲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莫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既而爲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

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爲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田。賢於平仲。其規模遠舉。又疑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者。豈少也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爲鄉。爲大夫。爲士。廩餼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已而已。而族之人操壺瓢爲溝中瘠者。又豈少哉。況於它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世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無錄也。獨高其義。因以遺其世云。

第十節 先虛後實法

謝疊山云。文章先用冒頭。然後入事。又是一格。嘗舉蘇子瞻龜錯論爲式。按子瞻伊尹論亦是此法。卽前面虛說一段。後乃入實事議論也。今但列伊尹論於後。

伊尹論

蘇軾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冒頭）
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之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所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說以上虛一段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

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渺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放廢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濶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

第十一節 先疑後決法

文章於下手處。最嫌直突。須先以疑詞說起。然後以正意決之。方見文勢曲折之妙。如蘇子瞻三槐堂銘。始以天之可必不可必並說。末漸說入可必。此等文法。蓋

出於孟子韓退之送浮屠文暢序亦略用此法也。

三槐堂銘

蘇軾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中包胥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眞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券。交

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殖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謀夕。相時射利。追郵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第十二節 繳上生下法

文章前面各意分說。後又總紐過下立論。是謂繳上生下也。議論多用此法。如范希文岳陽樓記。蘇子瞻醉白堂記。可以爲式。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

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渾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吾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此二句繳上生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醉白堂記

蘇軾